

语言问题新探索

A Further Exploration of Some Linguistic Issues in Mandarin

卢英顺 ◎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语言问题新探索

卢英顺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言问题新探索 / 卢英顺著. — 上海 :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ISBN 978-7-5520-2562-0

I. ①语… II. ①卢… III. ①语言学—文集 IV. ①H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86308 号

语言问题新探索

著 者: 卢英顺

责任编辑: 刘欢欣 邱爱园

封面设计: 裘幼华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47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cn> E-mail: sassp@sassp.cn

照 排: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上海天地海设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404 千字

版 次: 2020 年 7 月第 1 版 202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20-2562-0/H·005

定价: 8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前 言

《语言问题新探索》实则是一本论文选集。论文集好似一串串起来的珠子，一篇篇论文就是一粒粒珠子，书的形式就如串珠子的线。只不过众多其他的论文集串起来的可能是珍珠，而眼前的这本《语言问题新探索》串起来的只能算是木珠。木珠虽不及珍珠珍贵，但把一个小木头头子磨成珠子，却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因此，这样的珠子，对制作者来说，还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其中蕴含着劳动。一粒粒的珠子容易散佚，今天得以成串，则便于保存了。对读者来说，或许有查阅我的某篇论文的需要，然而有些论文发表在海外刊物上或国内的论文集中，即使在网络如此发达的今天，也无法检索到，现在将它们成集也就免去了查找文献之苦。

既是论文集，那么《语言问题新探索》之“新”自然不全是“新近”之“新”，而是在相关论题上自以为在当时有一点与众不同的想法。回过头来再看这些论文，是否一仍其“新”，就由读者评判了。

《语言问题新探索》收录的论文没有完全按照发表时间的先后来排列，而是根据所讨论的问题的性质粗略地分为几大类。其中有几篇涉及趋向动词的论文，有些地方有些许重复，但不同的论文所讨论的侧重点不一样，有的偏向于句法、语义特征的探讨，有的偏向于语义、语义成分的描写和解释。部分论文的部分研究成果为我的《认知图景：理论构建及其运用》一书所借用，尽管如此，现在以整体的形式呈现给读者，我想还是必要的。有的论文篇幅较短，过去发表时不需要提要 and 关键词，现在为了统一体例，补写了相关内容。特此说明。

由于不同论文发表的时间跨度比较大，早期的论文对参考文献的标注方式与后来的不大一样（早期通行的做法是将参考文献列于文末即可，行文过程中往往不标注具体的参考文献），为了不改变论文的原貌，除了在体例上作了统一的变动以外，我们以增加脚注的方式来明确具体的参考文献。为了表示对有关作者真诚的谢意，我们现在将原来每篇论文的参考文献除了以脚注的形式标出

(这样便于阅读)以外,还在书末统一、集中列出,这样处理的目的是为了全面而明晰地看到相关的参考文献及其作者。有些参考文献在不同年代有不同的版本,我们也予以同时列出。

最后,恳望读者批评指正。

卢英顺

2017年8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前言	1
语法篇	
语义指向研究漫谈	3
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其对句法变换的制约	12
词类划分:(广义)形态与原型理论的嫁接	21
汉语中的动词和形容词宜合为一类	30
从认知图景看不及物动词带宾语问题 ——兼谈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相关问题	39
关于主题的来源问题	50
汉语定语位置上代词句内同指现象考察	56
把字句的配价及相关问题	66
“V不了(O)”结构的语法意义及相关问题	79
说“通过”	91
“吧”的语法意义再探	99
从凸显看“了”的语法意义问题	108
论趋向动词问题	118
现代汉语中的“延续体”	129
“下去”句法、语义特点探析	140
“下来”的句法、语义特点探析	153
“上来”句法、语义特点探析	166
“上去”句法、语义特点探析	175
“进”类趋向动词的句法、语义特点探析	185

“回”类趋向动词的句法、语义特点探析	197
由“V+过来”构成的句式及其否定	212
关于“句式”研究的一点理论思考	
——以“放置”类动词为例	224
语义成分在句法结构上的映射	
——以“捆扎”类动词为例	236
语汇篇	
关于基本语汇和一般语汇区分的再思考	249
关于语汇研究的几点思考	257
几种语汇现象的认知解释	267
从认知图景看容器类复合词语的构成	277
“X的”复合词的认识研究	
——兼论汉语复合词的研究视角	286
修辞篇	
比喻现象的认知解释	299
一种新的“不是A是B”构式	308
“这样吧”的话语标记功能	315
从原型范畴看“拈连”	325
其他篇	
副词“只”和“only”的句法、语义和语用比较	339
认知观与对外汉语教学	346
语言理解中的邻近性原则	353
跟邻近性原则有关的另外几种现象	364
语言理解中的格式塔原则	370
参考文献	376
后记	388

语 法 篇

语义指向研究漫谈

提 要 本文首先尝试性地给“语义指向”下个定义,再描述语义指向与句法成分之间的关系,进而讨论因语义指向问题造成的歧义现象及语义指向对句法变换的制约情况,还指出语义指向与句法结构之间具有不平衡性。

关键词 语义指向;歧义;句法变换

0. 引 言

0.1 随着三个平面研究的逐步深入,语义指向研究近年来也日益受到重视。^① 我们觉得,对语义指向研究还是零星的,不成系统,至今尚未有专门的文章讨论语义指向所要研究的内容。

0.2 语义指向是语义平面的研究内容。语义结构虽然要在句法结构中得到映射,但它们之间并不一致。所以,语义指向的定义就不能限定在句法结构中的直接成分之间。我们认为,语义指向指的是句法结构的某一成分在语义上和其他成分(一个或几个)相匹配的可能性。

1. 语义指向与句法成分

到目前为止,语义指向研究得比较细致的是补语方面,^②状语的语义指向问

^① 比如:范晓 1985 略论 V-R,载中国语文杂志社编:《语法研究和探索》(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刘宁生、钱玉莲 1987 “最”的语义指向与“最”字句的蕴含,《汉语学习》1987 年第 5 期;张国宪 1988 结果补语语义指向分析,《汉语学习》1988 年第 4 期。

^② 如:范晓 1985 略论 V-R;陆俭明 1992《现代汉语补语研究资料》序,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题也有所涉及,定语的语义指向似未涉及。

1.1 补语在语义上可以指向多种句法成分,它可以指向主语、谓语动词、宾语,还可以指向其他成分。例如:

- (1) 我吃饱了。
- (2) 老王喝酒喝醉了。
- (3) 他穿好衣服出门去了。
- (4) 这个问题我一定记得牢牢的。
- (5) 我们已经打扫干净教室了。
- (6) 他摔断了腿。

上述例(1、2)中的补语指向主语,指的是“我饱”“老王醉”;例(3、4)中的补语指向动词本身,“好”指向“穿”,“牢牢”指向“记”;例(5、6)中的补语指向宾语,分别指的是“教室干净”“腿断”。此外,补语的语义还可指向其他成分,如“把”字的宾语:

- (7) 她把鞋跟穿掉了。

1.2 状语的语义多数指向谓语动词或形容词,如:

- (8) 他回来得很迟,于是轻轻地爬上了床。
- (9) 女同志之间谈起这一类的事儿来比较随便。

但也可以指向宾语和主语等,如:

- (10) 他们圆圆地围了一个圈。
- (11) 他醞醞地给我沏了杯茶。
- (12) 小孩胆战心惊地走到我面前。
- (13) (老栓)笑嘻嘻地听,满座的人,也都恭恭敬敬地听。
- (14) 他每月只挣二百来块钱。

上述例(10、11)的状语语义指向宾语,实际上,“圆圆”的是“圈”,“醞醞”的是“茶”;例(12、13)的状语指向主语,语义上,“胆战心惊”的是“小孩”,“笑嘻嘻”的是“老栓”,“恭恭敬敬”的是“满座的人”;例(14)中“只”的语义指向定语“二百来块”。

1.3 定语的语义一般直接指向它所修饰的成分,如:

- (15) 雪白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山水画。
- (16) 我有一本很厚的词典。

例(15)中的“雪白”语义指向“墙壁”,例(16)中的“很厚”语义指向“词典”。

但定语的语义还可以指向其他成分,如:

(17) 昨天晚上,他看了一夜的书。

例(17)中的定语“一夜”在语义上指向“看”。定语的语义指向有时相当复杂,如:

(18) 他拔了两块钱的草。(赵元任例^①)

例(18)中的“两块钱”,语义上既不指向“草”(并不是“草”值“两块钱”),也不指向“他”和“拔”,而是指向“他拔草”这一行为。

1.4 范晓、胡裕树把动词的动作方向也作为语义指向的研究内容之一。^②比如,在“我找不着东西吃”里,动词“吃”指向受事“东西”(吃东西);在“我找不着老师学”里,动词“学”指向施事“我”(我学);在“我找不着老师教”里,动词“教”指向施事“老师”(老师教)。

2. 语义指向与歧义

歧义是语言中不可避免的现象,我们认为,语义指向上的模糊性,也是造成歧义的原因之一。

2.1 在一个句法结构里,当某一成分可以同时与其他几个成分相匹配时,就产生了语义指向上的模糊现象,因而会造成歧义。试比较:

(19) 他在火车上写字。

(20) 他在黑板上写字。

例(19)中,“在火车上”既可以指向“他”,又可以指向“字”,还可以同时指向“他”和“字”,因而例(19)句存在指向上的模糊性,因而有歧义。“在火车上”指向“他”时,意思是“他坐在火车上写字”,指向“字”时,意思是“他站在地上往火车上写字”,同时指向“他”和“字”时,指的是“他在火车上往火车上写字”。例(20)则不同,一般情况下不大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即人站在黑板上往其他地方写字,就是说,“在黑板上”的语义一般不会指向“他”,而只指向“字”,这样就不存在语义指向的模糊性,因而没有歧义。

^① 赵元任 1979《汉语口语语法》,北京:商务印书馆,第163页。

^② 范晓、胡裕树 1992 有关语法研究三个平面的几个问题,《中国语文》第4期。

2.2 有些句子的歧义,无法通过其他方法解释,而运用语义指向来解释则比较方便。例如:

(21) 三个人就抬起了五百斤。(邵敬敏例^①)

(22) 外语就考了八十分。

这两句都有不同的理解。以(21)为例,“三个人抬起五百斤”既可描述为这“三个人”了不起:人不多,抬的倒挺重的;又可描述为他们不怎么样,“三个人”才抬起了五百斤。对这种歧义,我们无法从层次构造上的不同来解释,因为例(21)只能有一种组合层次,它跟“咬死猎人的狗”是不一样的。

那么,例(21)中的“就”是否为“就₁”和“就₂”呢?答案是否定的。这一点从下文可以看出来。既然“就”只有一个,层次构造又只有一个,为什么会有不同的理解呢?这得从“就”的语义指向和语用蕴含上去解释。

“就”的语义指向既可向前,又可向后。它的语义性质是限定范围的,这一语义性质在语用蕴含上的意义是“量少”。例(21)的截然不同的理解就是从这两方面派生出来的。当“就”的语义前指时,蕴含着“人少”的意义;当“就”的语义后指时,蕴含着“所抬起的重量小”的意思。这种歧义性与语义指向相关的事实,可以从反面得到证明:即用“才”去替换“就”。“才”的语用蕴含义和“就”相同,都有“量小”义,比如:

(23) 他每月才挣二百来块钱。

例(23)说的是“他”每月挣的钱不多。

但“才”的语义指向和“就”不完全相同,它们都可以后指,这是共同点;但“才”在语义上不能前指。因而“才”替换“就”以后,在语义指向上不存在模糊性,所以例(24)就没有歧义:

(24) 三个人才抬起五百斤。

比较例(21)和例(24)不难发现,“就”和“才”的语义指向对句子理解的制约性是平行的:就(后指):量少=才(后指):量少。

2.3 有些歧义现象,可以从定语的语义指向上去理解。如:

(25) 三位学生家长

(26) 新老师宿舍

^① 邵敬敏 1994 歧义分化方法探讨,邵敬敏主编:《九十年代的语法思考》,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第 83 页。

以(26)为例,“新”在语义上既可指向“老师”,又可指向“宿舍”,因为它们都能和“新”匹配,因而有歧义:指向“老师”时,意思是,这宿舍是给新老师住的,宿舍本身是否新,不得而知。指向“宿舍”时,意思是,宿舍新,住在这宿舍里的老师未必是新来的。为了证实这一点,不妨进行移位,使“新”的语义指向明朗化:

(26') 老师新宿舍

这时,“新”只能指向“宿舍”,因而没有歧义。

2.4 补语的语义指向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

(27) 我吃完饭了。

例(27)中的“完”既可指向行为本身,又可指向“饭”。所以有两解:一是“我吃饭”的行为结束了,另一是“饭完了”。如果把“完”换成相近的其他说法,即可消除歧义:

(27) a 我吃了饭了。

(27) b 我吃光饭了。

2.5 如果我们把语义指向的研究范围扩大到动词,那么有些由动词引起的歧义句可以从语义指向的角度去解释。例如:

(28) 他烧了一车炭。(邵敬敏例)

(29) 他烧₁了一捆草。

(30) 他烧₂了一壶水。

例(28)有两解,而例(29、30)都只有一解。从一个角度看,“烧”具有不同的义项,不同的义项对它所支配的宾语的语义特征有不同的要求。例(28)中的“烧”刚好可以理解为“烧₁”和“烧₂”,因此实际上可以分化为下列两种格式:

(28) a 他烧₁了一车炭。

(28) b 他烧₂了一车炭。

它们分别与例(29、30)平行。而例(29)中的“一捆草”只能和“烧₁”相匹配,而例(30)中的“一壶水”只能和“烧₂”相匹配,因而没有歧义。

3. 语义指向对句法变换的制约

语义指向如果只研究到上述两方面,显然是不够的。对语义指向的研究如果要进行得更深入一些,就必须全面研究不同的语义指向对句法变换的制约。

这一点,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3.1 我们发现,语义指向的不同对句法变换有着一定的制约作用。为什么句法上相同的句型,在变换时没有一致性,而是存在着差异?这一点可以从语义指向上寻求解释。

请比较例(31)和例(32)在变换上的差异:

(31) a 我买了《语义学》→

(31) b 《语义学》我买了

(32) a 我只买了《语义学》→

(32) b* 《语义学》我只买了

例(31)可以变换,而例(32)不能,原因何在?比较例(31)a和(32)a,它们的不同是“只”的有无,可见“只”是制约句法变换的关键因素。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了“只”以后,原句就不能作相应的变换?这得从“只”的语义指向说起。“只”的语义是后指的,如果将“语义学”作主题化移动,那么“只”的语义指向在这句里实际上落空了,所以变换句不成立。^①而例(31)a则不存在这样的问题,因而其变换句能成立。

表“总括”的“都”实际上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

(33) a 这些书我读过→

(33) b 我读过这些书

(34) a 这些书我都读过→

(34) b* 我都读过这些书

(35) a 这些书我们都读过→

(35) b 我们都读过这些书

例(33)和例(34)a句的不同只是“都”的有无问题,前者能变换,而后者不能作相应的变换,原因就在“都”字上。“都”的语义一般是前指的,当“这些书”后移后,“都”前面的成分只有“我”,而“我”又是单数,和表“总括”的“都”在语义上不相匹配,“都”的语义指向其实也是落空的,所以(34)b不能成立。这一点可以从例(35)得到证明:“这些书”后移后,“都”的语义仍可指向“我们”,因为“我们”可以和“都”相匹配,所以其相应的变换句(35)b也成立。

^① 有关“只”的语义特征及其对句法变换制约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副词“只”的语义指向及其对句法变换的制约》一文。

3.2 语义指向对句法变换的制约还可以用来解释“把”字句的移动情况。

黄锦章(1993)^①指出,在句型变换方面,构成“把”字句时,有时要求施事 NP 作主语,受事 NP 作“把”的宾语[例(36)];有时恰恰相反,要求受事 NP 作主语,而让施事 NP 作“把”的宾语[例(37)]:

(36) 他把衣服洗干净了。

(37) 这些衣服真把他洗累了。

“把”字句的这两种变换情况有没有规律可循?或者说,如何解释?作者没有进一步说明。我们认为,“把”字句之所以有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变换式,是因为“把”字句中补语语义指向的不同。当句中补语指向受事时,选用受事作“把”的宾语,例(36)中的“干净”就是指向“衣服”的;当句中补语指向施事时,则选用施事作“把”字的宾语,例(37)中的“累”就是指向施事“他”的。再比如:

(38) 他把鞋穿破了。

(39) 他把小鸡踩死了。

(40) 两顿肉就把他吃腻了。

(41) 三句话就把他说火了。

相反的选择就不能成立,例如:

(38') *鞋把他穿破了。

(40') *他把两顿肉吃腻了。

“被”字句也存在类似的情况。请比较:

(42) 衣服被他洗完了。

(43) *衣服被他洗累了。

究其原因,也是补语语义指向的不同所致,例(42)中的“完”指向“洗”,而例(43)中的“累”则指向“他”。类似的如:

(44) 饭被他吃光了。

(45) *饭被他吃饱了。

3.3 语义指向对句法变换的制约

除了上述几种现象外,还有其他情况。请比较:

(46) 他喝醉了酒 → 他喝酒喝醉了

(47) 他吃腻了肉 → 他吃肉吃腻了

① 黄锦章 1993 行为类可能式 V-R 谓语句的逻辑结构与表层句法现象,《语文研究》第 2 期。

(48) 他踢破了皮球 → * 他踢皮球踢破了

(49) 他吃光了饭 → * 他吃饭吃光了

例(48、49)不能像(46、47)那样变换,也是由于各自语义指向的不同,前者的“破”和“光”是分别指向宾语“皮球”和“饭”的,后者的“醉”、“腻”都是指向主语“他”的。

范晓(1993)^①举了这样的例子:

(50) 他写₁字写₂得很大 → 他字写得很大

(51) 他写₁字写₂得很累 → * 他字写得很累

他认为,例(51)的变换句不能成立,是去掉宾语(“字”)前的“写₁”的结果。我们认为,从语义指向来看,这是个假象。其实,例(50)的变换句也不是删略“写₁”的结果。汉语中动词的删略规则是承前的,而不是蒙后的。例如:

(52) a 我吃梨子,吃苹果 → 我吃梨子、苹果

b 我吃梨子,吃苹果 → * 我,梨子,吃苹果

我们觉得,例(50、51)的变换句具有相同的转换过程——移位和删略。

(50′) 他写₁字写₂得很大 → 他字写_{1t}写₂得很大(移位) → 他字写得很大(删略)

(51′) 他写₁字写₂得很累 → 他字写_{1t}写₂得很累(移位) → * 他字写得很累(删略)

为什么同样的转换过程,所得的结果不同?这是由补语的语义指向不同造成的:前者的“很大”指向“字”,后者的“很累”指向“他”。

4. 语义指向与句法结构的不平衡性

4.1 句法结构是语法的句法方面,而语义指向属语义平面。语义上的关系虽然要在句法平面上得到映射,但映射的结果却是语义结构和句法结构之间表现出不平衡性,它们之间有时一致,有时不一致。自然,语义指向和句法结构之间也就存在着不平衡性。例如:

(53) 她非常聪明。

^① 范晓 1993 复动“V得”句,《语言教学与研究》第4期。